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  
经典书系

# 竞选州长

[美] 马克·吐温 叶冬心等 译



幽默诙谐的笔法 深沉辛辣的讽刺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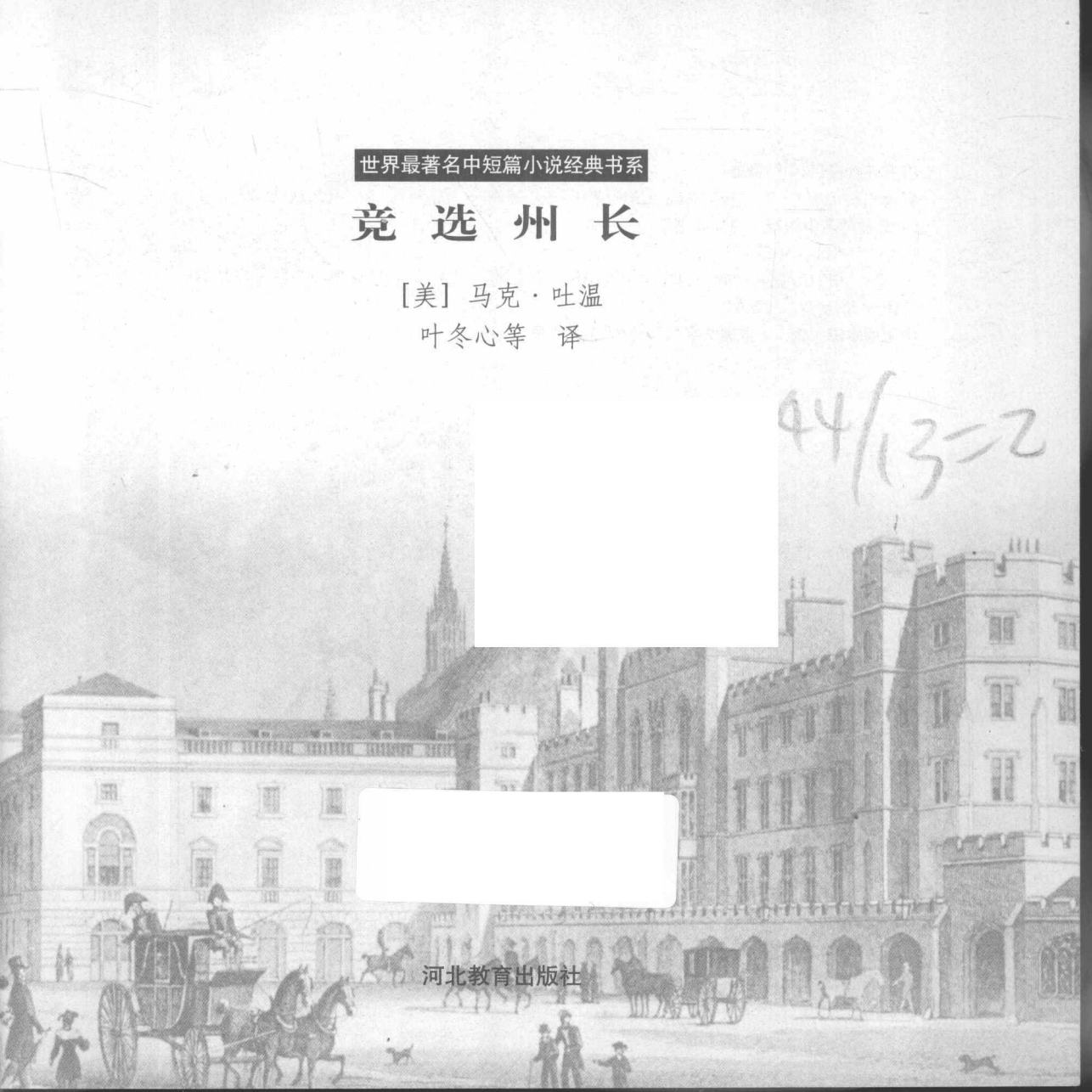
# 竞选州长

[美] 马克·吐温

叶冬心等 译

44/13-2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竞选州长 / (美) 马克·吐温(Twain, M.) 著; 叶冬心等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ISBN 7-5434-5625-7

I. 竞… II. ①马… ②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850 号



丛 书 名: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书 名: 竞选州长

原 著: [美] 马克·吐温

译 者: 叶冬心等

策 划: 阿卡狄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路殿维 姜 红

装帧设计: **arcadia** 工作室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5 × 170mm

印 张: 5.5

印 刷: 石家庄市飞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25-7/I·910

全套定价: 118.00 元 本册定价: 11.80 元

# 目 录 CONTENTS

---

卡拉韦拉斯县那只出丑的跳蛙 .....	001
坏男孩儿的故事 .....	008
田纳西州的新闻工作 .....	012
有关大宗牛肉合同事件 .....	020
竞选州长 .....	029
一个真实的故事 .....	037
法国人大决斗 .....	042
亚当和夏娃的日记 .....	054
百万英镑 .....	086
与移风易俗者同行 .....	109





## 卡拉韦拉斯县那只出丑的跳蛙<sup>①</sup>

受东部一位朋友来信委托,我去拜访了和蔼可亲却又唠唠叨叨的西蒙·惠勒老人,向他询问有关我那位朋友的朋友——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的情况。现在就把那次访问的结果告诉诸位。我仍然疑惑不解,总觉得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纯属子虚乌有,总觉得我的朋友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个人。他也许以为向惠勒老人询问利奥尼达斯·斯迈利,就会促使老人联想起声名狼藉的吉姆·斯迈利,于是惠勒老人就会来劲,就会唠叨一些关于吉姆令人恼火的往事,唠唠不休,说个不停,乏味而又于我无益,定会使我厌烦不堪。如果那就是我那位朋友的心计,他的确是大功告成了。

在安吉尔镇废失修的矿区里,有一家破旧不堪的酒店。我找到西蒙·惠勒的时候,他正在酒吧的火炉旁舒舒服服地打着瞌睡。我注意到老人已经发福,秃了顶,那安详的面容流露着讨人喜欢的温和和朴实的表情。他醒了过来,并向我问好。我告诉他,受朋友之托,向他了解朋友少年时代的好友利奥尼达斯·斯迈利,

---

<sup>①</sup> 1869年,马克·吐温第一部作品集出版时,这篇篇名为The Celebrated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1875年,Mark Twain's Sketches作品集出版时,作者把这一短篇作了较大改动,有原作、法文翻译及英文“再翻译”,篇名为:The Notorious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中译文根据奈德所编《短篇小说全集》,篇名同样如此,因而此处这样译。

也就是利奥尼达斯牧师的情况。我朋友听说这位福音会的年轻牧师曾经在安吉尔矿区住过。我对老人表示,如果他能向我提供任何关于这位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我将衷心地表示感谢。

西蒙·惠勒把我引到了一个角落,用他的椅子挡住了我的出路,然后坐了下来,喋喋不休地讲起那味同嚼蜡的故事。他不露笑脸,不皱眉头,不改声调,自始至终都以第一句话所定下的调门侃侃而谈。他丝毫不露热衷调侃的迹象,相反,在他没完没了的叙述中,始终保持着那种感人肺腑的热忱和真挚。这就清清楚楚地向我表明,他本人以为他的故事毫无荒诞不经之处,全是正经八百的。他甚至崇拜故事里的两位主角,认为他们在争雄斗智方面不愧为超凡脱俗的天才。我让他随心所欲地絮叨,一次也没有打断过他。

“利奥尼达斯牧师,嗯,利奥——是这样的。这儿曾经住过一个名叫吉姆·斯迈利的家伙,是1849年冬——或许是1850年春吧,不知怎么的,我现在记不确切了。因为他初到矿区时,放水大渠尚未竣工,所以我记得不是1849年冬就是1850年春。不管怎么说,他是这一带最古怪的人。只要能够找到对手,他是见什么就赌什么。倘若对手不乐意,他就与人对换局方。人家提出的赌法,他都乐意接受。总之,只要能够打赌,他也就称心如意了。即使这样,他仍然十分走运,非同寻常地走运,几乎是有赌必赢。他随时随地在找机会打赌。无论什么事情,一经提起,这家伙就会找人打赌,而且像我刚才所说,让你随意挑选正方或者反方。如果遇上赛马,比赛结束时你准会发现他不是红光满面就是垂头丧气。遇上狗儿打架,他要打赌;遇上猫儿打架,他也要打赌;遇上鸡崽打架,他还是要赌。嘿,即使瞧见两只鸟儿停在篱笆上面,他也要和你赌哪一只先飞走。若是举行野营布道会,他必然参加,并拿沃克牧师来打赌,因为他认为沃克是这一带最优秀的布道师。这话不错,



沃克确实是个面慈心善的人。哪怕是瞧见一只小虫子开始爬动,他也会跟你打赌,赌小虫到它要去的地方需要爬多久。如果你答应和他赌,他即使跟着小虫子上墨西哥,也定要弄清它的去处和它爬行所花的时间。这儿有许多小伙子都见过那位斯迈利,都能给你讲讲关于他的故事。总之,对他来说,反正什么都一样——什么东西都可以赌——真是个荒唐透顶的家伙。有一次,沃克牧师的老婆得了重病,而且病了很久,似乎是没治了。但是,一天早晨,牧师走了进来,斯迈利突然站起来就问他太太的病情。牧师回答说她好多了,感谢上帝的大恩大德——她病情好转得那么快,上帝定会保佑她恢复健康的。可是斯迈利不假思索就说:‘唉,她的病绝对好不了。我敢跟你赌两块半。’

“斯迈利这家伙有匹母马——小伙子们管它叫十五分钟的老马。你明白,这无非是开开玩笑,因为它当然能跑得更快些。尽管这马跑得不快,常发哮喘、马腺炎、肺病,或者诸如此类的疾病,斯迈利却总在它身上赢钱。别人往往先让它两三百码,然后再超过它。但是,每到最后一段赛程,这匹马总会振奋起来,拼命似的向前飞奔。只见它轻快地放开四蹄,一会儿凌空腾起,一会儿跑到围栏的一边。它掀起越来越多的灰尘,发出越来越响的嘶鸣,又是咳嗽,又打喷嚏,又擤鼻涕,但是它却总是超前一丁点儿越过终点,恰好让你计算出来。

“他还有一只矮小的斗牛狗。你瞧它那副模样,总以为这狗不值分文,游手好闲,卑贱低下,随时找机会偷点吃的。可是,只要赌注往它身上一押,它就会摇身一变,露出另外一副模样:下巴犹如轮船的前甲板一样突出,龇牙咧嘴,露出血盆大口。别的狗会向它攻击,欺惹它,撕咬它,摔它几个跟头,而安德鲁·杰克逊——这是小狗的名字——在没有机会咬住它最爱咬的对方部位之前,总是忍气吞声,因为它决不胡撕乱咬。于是,人们不断地把赌注成倍地押在它的对手身上,直到囊空如

洗。到这时候,它会突然咬住对方的后腿关节死死不放。你明白,它并不撕嚼,只是咬住不放;即使要咬上一年,也一定要对方认输为止。在这小狗身上打赌,斯迈利是稳操胜券。可有一回,与这条狗相斗的那条狗没有后腿,给圆锯锯掉了。所以,两条狗周旋了好一阵子,赌注也全押上了,于是小狗准备扑向对方的后腿关节。可它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怎样受骗上当的,也就是说,是怎样中了对手的奸计。它吃惊不小,看上去有些丧失信心,不再为赢得胜利而拼搏。它也因此被对手咬得遍体鳞伤。它看了斯迈利一眼,仿佛是对他说,自己之所以心胆俱碎,全是他的过失,让它与一条没有后腿的狗争斗,要知道咬后腿关节是它绝无仅有的招数。然后,它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便倒地死去。它是一条挺不错的小狗,这个安德鲁·杰克逊。倘若它还活着,定会出名,因为它有能耐,有天赋。我知道,它并无好运可言。如果说它没有本事,那么它能在那种情况下还如此顽强搏斗,就不合情理了。每当我想起它最后的一次搏斗以及惨死的结局,总不免深感惋惜。

“这个斯迈利还养了捉老鼠的猎狗、小公鸡、小公猫以及诸如此类的小动物,叫你赌个不停。无论你拿出什么东西和他打赌,他总有办法赢你。一天,他捉到一只青蛙,带回了家,说要好好地训练一番。一连三个月,他什么事也不干,专心致志地在后院训练青蛙跳高。他果然教会了它:只要在它后面轻轻一推,你马上就能看到它蹦到空中打转,像个炸面圈,翻一个跟头;如果起跳得高,还能连翻两个跟头,然后像只猫儿似的四平八稳地四爪着地。他训练它跳起来捉苍蝇。由于坚持不懈地训练,那青蛙只要能够看见苍蝇,就总能逮住它。斯迈利说,青蛙需要的是教育,它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干。这点我也相信。嘿,我曾亲眼看到他 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块地板上——丹尼尔·韦伯斯特是青蛙的名字——然后喊道:‘苍蝇,丹尼尔,苍蝇!’你还来不及眨眼,青蛙就一跃而上,捉住了柜台上的一只苍蝇,然后





“噗”的一声像块泥团稳稳地掉落在地板上，还用后爪搔搔头皮。那若无其事的神态，仿佛表示这种雕虫小技哪一只青蛙都能表演。它虽然得天独厚，却仍然那么谦逊直率，确实并不多见。如果在同一平地上进行公正的比赛，它一蹦而上，总比你所见到的其他青蛙跳得更高。你知道，在同一平地上比赛蹦跳是它的拿手好戏。遇上这种情况，斯迈利只要口袋里还有一分钱，也会把钱押在它的身上。斯迈利为有这只青蛙而得意忘形，他也确实应该自豪，因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无不夸他的青蛙天下无敌。

“嗯，斯迈利把这只青蛙养在一只小笼子里，常常带它到闹市与人打赌。一天，有个家伙——一个矿区的陌生人——正碰见斯迈利拎着小笼子，就问：

“‘你笼子里养的是什么玩意儿？’

“斯迈利满不在乎地说：‘你也许以为是鸚鵡，是金丝鸟，也许吧；可都不是——这只是一只青蛙。’

“那家伙接过笼子，仔细地瞧了瞧，又把笼子转过来转过去地瞧，然后说：‘噢，真是一只青蛙。那么，它能干什么呢？’

“‘嗯，’斯迈利漫不经心地脱口而出，‘它只有一种了不起的本事。我可以断言，它比卡拉韦拉斯县任何一只青蛙跳得都高。’

“那家伙又把笼子拿在手上，仔仔细细地瞧了好一会儿，然后交还斯迈利，故意说：‘嗯，我可看不出这只青蛙有哪一点儿比人家强。’

“‘你也许看不出，’斯迈利说，‘你也许了解青蛙，也许不了解青蛙；你也许是内行，也许不是，只是偶尔玩玩，如此而已。无论怎么说，这是我的看法。我愿赌四十美元，证明它是卡拉韦拉斯县跳得最远的青蛙。’

“那家伙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有点为难地说：‘嗯，我在这里人地生疏，身边也没

有带青蛙。如果我有一只青蛙，一定跟你赌。’

“斯迈利于是说：‘这没问题，没问题。你替我拿一下笼子，我这就给你去捉一只来。’于是，那家伙拎着笼子，把自己的四十美元放在斯迈利的钱旁，坐下来等着。

“那人在那里坐了好一阵子，心里不断地打着主意。后来，他把青蛙从笼子里取了出来，扒开它的大嘴，用茶匙给它灌满打鸟的铁弹，几乎填到了它的下巴，然后把它放在地板上。斯迈利到了泥塘，在泥巴里踩来踩去，花了好长时间才捉住一只青蛙，带了回来，交给了那家伙，说：

“‘嗨，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就把青蛙放在丹尼尔旁边，前爪与丹尼尔的并齐，然后我就发令。’他接着喊道：‘一、二、三，开始！’他和那家伙从后面推了一下各自的青蛙。新捉到的青蛙轻快地蹦跳起来，可是丹尼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耸起双肩，像个法国人，却毫无用处。它动弹不得，像座教堂死死地扎在那儿，像抛了锚似的一动也不动地蹲在那儿。斯迈利吃惊不小，甚至感到气愤。但是他当然不会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家伙拿了钱就扬长而去。当他走出大门时，在肩头上竖起大拇指——就这样子，指着丹尼尔，而且故意重复了他那句话：‘嗯，我可看不出这只青蛙有哪一点儿比人家强。’

“斯迈利站在那里直搔头皮，久久地望着地板上的丹尼尔，最后说：‘真不明白，这只青蛙究竟怎么会故意输掉的——我琢磨它是出了点问题——看上去是肚子胀得厉害。’于是，他拎起丹尼尔的脖颈子，举着它掂了一下分量，说：‘唷，它没有五磅才怪呢！’他把青蛙倒过来拎着，青蛙一下子就呕吐出了两把弹子。他现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气得简直要发疯。他把青蛙放下，拔脚去追赶那个家伙，可惜没有追着。于是……”



西蒙·惠勒此时听到前院有人在叫他，就起身去看看有什么事情。他离去时转过头来对我说：“就坐在那儿别动，外乡人，放心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但是，请诸位原谅。我以为继续再听有关这位有进取心的流浪汉吉姆·斯迈利的往事，也未必能够使我获得有关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新闻。所以，我起身离去。

我在门口遇见那位爱交际的惠勒。他刚回来，硬是把我拉住，重又打开了话匣子：

“嗯，这个斯迈利还养了头独眼黄母牛，没有尾巴，只有香蕉似的一截尾巴根，而且……”

可是我既无时间，也没兴趣，所以没有等他讲完那头母牛的遭遇，就起身告辞了。

1865年

吴定柏译



## 坏男孩儿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坏男孩儿,名叫吉姆——然而,如果你留心的话,就会发现在主日学校的课本中几乎所有坏男孩儿都叫詹姆士。这虽很奇怪,但这个孩子叫吉姆却是千真万确。

他也没有什么生病的母亲——一个虔信宗教,患着结核病的母亲。她极其疼爱儿子,忧心忡忡,惟恐当她撒手人世后,这个世界将对她儿子冷酷无情。否则,她就会很安然地躺在墓穴中长眠。主日学校课本中的大多数坏男孩的名字一般都叫詹姆士,且有患病的母亲。母亲教会他们说:“现在,我自己躺下了,”等等。母亲还会用温柔、哀婉的嗓音哼着歌哄他们睡着,然后吻吻他们的脸蛋以示“晚安”,并跪在床边流泪。但这个小家伙却不一样。他叫吉姆。母亲没有什么不幸,没有患结核病,或者其他类似的疾病。她并不瘦弱,相反却很强壮,也不是虔诚的教徒。而且,她丝毫不为吉姆感到忧虑。她说如果吉姆折断脖颈而送命也没有多大损失。她总是揍他的屁股,让他入睡,道“晚安”时,她从不吻他一下。相反,她意欲让他独自睡觉时,就扇他几个耳光。

有一次,坏男孩儿偷了食品间的钥匙,悄悄溜了进去,偷吃了一些果酱,然后,用柏油把罐子装满,以为这样他母亲就看不出什么破绽了。他并没有立刻为此感到难过,似乎也没有什么声音轻声对他说:“这样和母亲过不去对吗?这样做罪过



呀！坏男孩儿吞吃了慈祥母亲的果酱后该去哪儿呢？”他也没有独自跪下，发誓永远不再干坏事，然后轻松愉快地站起来去把一切告诉母亲，乞求她的原谅，而母亲眼里则噙着自豪和感激的泪水，为他祝福。不，那都是课本中其他坏男孩儿的做法。说来真奇怪，这个吉姆的做法则完全相反。他偷吃了果酱，还用一种缺德粗俗的口气说，这是勇敢。在罐子里装上柏油后又说，这也是勇敢。然后大笑着评论道：“那个老太婆起床发现后定会气得直吼。”她果真发现了，但他矢口否认自己对这事有丝毫责任。她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他独自哭了一场。这个坏男孩儿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稀奇古怪。他的所作所为与书中其他坏孩子詹姆士完全不同。

一次，他爬上农夫阿肯尼的苹果树偷苹果，树枝没有折断，他也没有从树上摔下来摔断胳膊，或被农夫的大狗咬伤，然后他精神萎靡，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做了一番忏悔后，变成了好孩子。不，决不是这样。他随心所欲地偷了许多苹果，安然无事地爬下树，而且做好了对付那只狗的准备。狗来咬他，他就用砖头狠砸狗的脑袋。很奇怪，诸如此类的事儿，在那些装有大理石花纹书脊的温文尔雅的小书中连影子都不见。书中图片里的男人穿着燕尾服，头戴钟形帽子，下穿裤腿短窄的裤子。女人们用胳膊夹着裙子的腰部，不用裙环。在主日学校的任何课本中从未有这样的事。

一次，他偷了老师的小刀，担心被发现后会挨鞭子，就将它藏在乔治·威尔逊的帽子里。可怜的乔治是寡妇威尔逊的儿子，是村里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他总是顺从母亲，从不撒谎；并且喜爱读书，对主日学校十分入迷。当小刀从帽子里滑出来时，可怜的乔治低下了头，涨红了脸，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伤心透顶的老师指责了他的偷窃行为，正要用鞭子抽打他那发抖的双肩时，有一位难以置信的白发法官突然在他们中间出现，装腔作势地说：“饶了这个诚实的孩子吧。罪犯正站在

那边索索发抖呢。在你们休息时,我经过学校。没人看见我,而我却看见了这一偷窃行为的全过程。”然后,吉姆也没有挨揍。这位年高德劭的法官也没有向泪流满面的全校学生说教。他握住乔治的手,说这样的孩子值得赞扬。他让小乔治过来和他一起回家,打扫办公室,生炉子,打杂,劈柴,学法律,帮他妻子干家务,剩余时间全部玩耍,一个月还可得到四十美分,他感到欢天喜地。然而,这一切都只有在书本中发生。对吉姆来说决非如此。并没有一位爱管闲事的闷声虫似的法官来惹麻烦。所以这位模范学生乔治受到处罚被笞打了一顿。吉姆为此感到高兴,你知道吧,因为他讨厌品行上好的孩子,说他“瞧不起这些软骨头”。这就是这个没有教养的被人遗忘的坏男孩儿的粗俗语言。

但最奇怪的是星期六吉姆去划船而没有被淹死。还有一次,他星期天去钓鱼,遇到了暴雨,却没有被雷电劈死。为什么?你也许会把主日学校的课本从头到尾看了又看,从现在直到明年圣诞节,你也不会找到类似这样的事。决不会。你会发现,所有在星期天去划船的坏男孩儿一概都被淹死。所有星期天去划船的坏男孩儿遇到暴雨时无疑都被雷电劈死。载着坏孩子的船只星期天总是要翻身的。当坏男孩儿在安息日去钓鱼时,总会有暴风雨的。这个吉姆是如何逃脱了这一切厄运,对我来说是个谜。

这个吉姆一生有魔法保护,一定是这样的。什么也伤害不了他。他甚至用烟叶去惹巡回马戏团动物园里的那头大象,而大象却没有用鼻子把他的头顶敲掉。他翻遍了食橱寻找薄荷精,他没有因为找错而误把硝酸喝下去。他偷了父亲的枪,在安息日出去打猎,没有打掉自己三四个手指。他发怒时就用拳头击打妹妹的太阳穴。但整个漫长的夏天她没有一直感到头痛,临死前嘴里说着温柔的话语表示原谅饶恕,使他那颗破碎的心灵备感痛苦。不。她挨打之后恢复过来。后来他逃



了出去,最后出海航行。回来后他并没有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十分伤心、孤独,因为亲人们都静静地躺在教堂墓地里。他孩童时代住过的青藤遮盖的屋子早已倒塌,衰败凄凉。不,不是这样。他回来时烂醉如泥,什么都没做就被带进了警察局。

他长大成人,结了婚,生了一大群孩子。一天晚上,他用斧头把他们全部砍死了。他要尽所有欺骗和流氓手段发了财,现在成了当地村里最为穷凶极恶、罪恶滔天的流氓,但却受到普遍的尊敬,并当上了立法委员。

所以你瞧,在主日学校课本中从来就没有一个坏孩子詹姆士像这个罪过的吉姆那样有魔法保护,好运常伴,一帆风顺。

1865年

方飞译



## 田纳西州的新闻工作

孟非斯《雪崩报》主编由于一位记者扬言他是一名激进分子，于是就这样出其不意地、轻口薄舌地对那位记者进行抨击——“当他在写第一个句子，刚写到当中部分，在他的i字母上头加上一点，在他的t字母上添上一横，再打上他的句号时，他就知道自己是在拼凑一个句子，那里面饱含有阴险的恶意，散发出造谣中伤的臭气。”

——摘自《信息交换报》

医生对我说，南方的气候会增强我的体质，于是我去了南方的田纳西州，在《朝花与约翰逊县呐喊报》里找了个职位，作为该报的助理编辑。我去上班的那一天，看见主编斜靠在一张只剩下三条腿的椅子上，把一双脚跷在一张松木桌上。屋子里还有另一张松木桌，以及另一张病病歪歪的椅子，桌和椅都一半埋在报纸以及破碎或整张的稿件下面。有一只盛沙的箱子，<sup>①</sup>上面丢了一些雪茄烟蒂，堆了许多“老兵”<sup>②</sup>；一只火炉，炉门上边的铰链摇摇欲坠地悬荡着。主编身穿一件黑色长燕

① 当时人们写完信或文稿，求其速干，常洒上黄沙，然后将其拂去，有如后来用吸墨纸。

② 俚语，指空瓶，尤其是啤酒或威士忌酒瓶。





尾服大衣<sup>①</sup>，下面是一条白麻布裤。他的那双靴子很小，用黑鞋油擦得十分光洁。他穿一件有褶裥饰边的衬衫，戴一只大图章戒指，领子是那种老式的立领，格子花的领巾两头下垂，一套衣装大约是 1848 年流行的。他正在吸一支雪茄，一面苦苦思索一个什么字，一面笨拙地地理平刚被他搔得乱蓬蓬的头发。他恶狠狠地蹙起了眉头，我断定他这是在拼凑一篇不易措词的社论。他叫我把一些交换的报纸约略看一遍，然后写一篇《田纳西州报刊精粹》，要将各报所载的内容加以浓缩，并保留那些看来是有趣的材料。

于是我写了以下这篇文章：

### 田纳西州报刊精粹

《地震》半月刊的编辑们，显然是误解了有关巴利哈克铁路的报道。公司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布扎德维尔划在铁路线以外；相反，他们认为它是沿线的重点之一，决不会忽略了它。《地震》的编辑先生们，对此当然会乐于做出更正。

希金斯维尔《晴天霹雳与自由呐喊》那位多才多艺的主编约翰·W·布洛塞姆先生，昨天抵达本市。他现下榻于范伯伦旅馆。

我们注意到，同时期发行的报刊，如泥潭泉的《怒吼晨报》就误认为范·沃特当选一事尚属未定之局，但是，毫无疑问，在不曾收到这篇提示文章之前，他们就已经发现自己的错误了。不用说，他们是由于只掌握了不完全的选票统计数，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

① 19 世纪，绅士们穿的双排纽扣、长及膝部的礼服。